



金山岭长城的星空 钟奕 摄

一钵春泥安吊兰

□王晓娟

时间好不经用，倏忽又是一季。近来总被琐事裹挟、被节奏推着前行，直至今日午后，才终于下定决心，将一整个下午，完完整整地交给泥土，交给那二十余瓶陪伴了我一冬的水培吊兰。

前段时间，带小院的一楼房子重新装修，原本暂移到院子里的物件如今都已归置室内，小院顿时开阔了许多，那些花草草，也终于可以自在舒展了。吃过午饭，我来到一楼小院，阳光正好，不烈不燥，温柔地铺满每一个角落。

为了给吊兰们一方安稳天地，我特意拿了蛇皮袋、铲子等工具，到小区外那片空旷无花草的花坛挖土，来来回回装了三个袋子。又搬出几个月前从桃园带回来的一袋泥土，摊开在地上细细晾晒。潮湿的泥土在阳光下慢慢松散，散发出独属于大地的清新气息。

一下午的时光，就在翻土、碎土、拌匀中静静流淌。我丝毫不觉枯燥，当指尖触碰到松软的泥土，感受着土粒从指缝间轻轻滑落，心竟莫名地安定下来。手机被搁置一旁，没有接连不断的消息打扰，眼前只有一方泥土，一双手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。每一次翻土，都像在梳理纷乱的思绪；每一次碾碎土块，都似在卸下心头的浮躁。

我慢慢筛去泥土中的杂质，再将营养土与桃园土细细拌匀。经阳光晾晒后的土粒，闻起来安心又踏实。忽然有一天，发现老金真的老了，像只曾经好斗的公鸡一夜之间毛色黯淡，锐气尽散。

一直想说说老金，却总被各样琐事耽搁。那天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从他手里接过自行车库的钥匙，抬头时不经意瞥见他的脸，心里不由得“咯噔”一下：往日的老金，向来收拾得利利索索，甚至带着一种让人想要讨厌的傲气——仿佛人人都有求于他。而眼前的老金，胡子拉碴，往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眸失了神采，满脸花白胡茬，透着说不尽的颓唐与无力。相识十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般模样。

老金是我们单位门卫，自入职那天起便认识了。最初他看的是办公大楼的门，后来单位搬入新大楼，有了专职保安，他就转来看家属院的大门了。

然懂得，许多人偏爱园艺，或许并非只因喜爱花草，而是在与泥土相伴的时光里，能慢慢找回最本真的自己。而我心里，一直惦记着那二十多株水培吊兰，想让它们尽快入土安家，安稳扎根。

这二十余株吊兰，自去年入秋便被我水培在矿泉水瓶中，一瓶瓶整齐地立在阳台地面，伴我走过深秋与寒冬，又一同迎来丙午马年的新春。它们叶片纤长柔软，由心向外舒展，轻轻垂落。其中几株金边吊兰更是别致，叶心清透翠润，叶缘镶着浅淡银纹，沐在日光里，周身覆着一层薄而柔和的光。

如今居所的阳台本就不大，还安放了一大一一小两张书桌。冬日里，我喜欢坐在小书桌前处理工作、看书、刷手机、晒太阳，再加上搁在地面的二十多瓶水培吊兰，几乎占满了整个阳台。好在先生与儿子从不嫌弃，也从未抱怨过它们挤占空间，只由着我安心照料。

某日，先生到阳台收衣服，估摸着心里觉得有些碍事，却也只是轻声感慨：“这三十年来，水培吊兰，好像一直都是你在坚持做的事啊。”我听后忍不住莞尔一笑，这一句平淡的话，瞬间让满阳台的绿意，都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见证。

整个冬天，窗外寒风萧瑟，草木凋零，唯有阳台上的吊兰，绿意盎然、生

机勃勃。叶片层层舒展，越长越挺拔，越长越飘逸，没有一点萎靡枯黄的样子。哪怕天气最冷的时候，它们也只是安静生长，默默抽出新叶，一点点变得茂密繁盛。

最动人的，是它们在水中生长的根须。洁白、纤细、绵长，一缕缕在清水中舒展漂浮，错落缠绕，像白玉织成的流苏，干净又柔软。没有泥土的包裹，每一条根须都清晰可见，透着一种脆弱却坚韧的美。

它们不挑环境，不贪养分，只需一捧清水，便安之若素，在方寸之间静静生长。无数个清晨与黄昏，我看着它们轻轻摇曳，叶片舒展，根须安稳，无声却温暖，陪着我看书、刷手机、发呆、看天光慢慢流转。

水培的日子，干净、清澈、轻盈，却也少了一份扎根大地的厚实与安稳。冬去春来，气温慢慢回暖，吊兰的叶片愈发浓密青翠，根须也愈发粗壮茂密，小小的矿泉水瓶，已经盛不下它们蓬勃的生机。它们静静立在那里，像是在等待我给它更安稳的归宿，等待一场与泥土的重逢。

于是，我放下其他事，下定决心，让它们入土为安。

我小心翼翼地吊兰从矿泉水瓶中取出，生怕碰断一根须。它们在清水里长出来的根，洁白柔韧，轻轻一握，便能触到其中藏着的倔强力量。我

耐心理顺缠绕在一起的根须，抖掉多余水分，将它们缓缓放入准备好的花盆中央。

一勺又一勺，我把晒得松软温热的营养土，缓缓填入大大小小的花盆中。泥土轻轻覆住根系，再细心压实，力道不松不紧，既给它扎根的安稳，也留足呼吸的空间。最后绕着盆沿浇上一圈定根水，清水慢慢渗入泥土，一场与春天的温柔约定，就此落成。

栽种完毕，只见一株株吊兰稳稳立在盆中，叶片依旧舒展翠绿，微微垂落，姿态安然。比起水培时的清雅，如今多了几分踏实与厚重。叶片随春风轻轻晃动，像是在安心地舒展身体，又像是在无声地向我致意。看着它们稳稳扎根在泥土里，我的心里也满是柔软与安稳。

一下午的劳作，晒土、翻土、拌土、栽种，手臂酸软，指尖带泥，内心却无比清静安宁。

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或许我们都习惯追赶，习惯高效，却常常忘了要慢下来，去感受一草一木的生长，体会一铲一土的厚重。照料这些吊兰，看似只是寻常小事，却藏着生活最本真的治愈。翻土是耐心，栽种是用心，守候是平常心。我们为植物安家，植物也在悄悄治愈我们。它们教我们沉淀，教我们学习等待，也教我们在平凡小事中，守住内心的从容与秩序。

治治“浮躁病”

□杭越

不知从何时起，社会上冒出了一种“浮躁病”，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。在我看来，此病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错位与迷思。其一，快与慢的错位，遇事“求成心切”。总想快速出成果、见成绩，却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其二，上与下的失衡，仕途“求快升职”。部分人就位后，不想着履职尽责、造福一方，反而板凳未坐热、工作局面未打开，就开始盘算如何晋升。其三，取与舍的迷思，收益“求赚快钱”。不愿靠勤劳守法致富，总想找捷径、钻空子，甚至触碰法规红线违规敛财。凡此种种，害人匪浅，亟待根治。

“浮躁病”的核心，是心态失衡、急功近利。其本质是一种心病，心病还需从“心”治，对症下药才能见效。

急于求成当利“急”。办事急字当头，势必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就像“刚撒种就想收割”，既违背规律，又难成大事。“术业有专攻，行行出状元”，做任何事唯有静下心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把手头的事做到极致，才能从“会做”到“精通”，从平凡到优秀。有位学机械的大学生入职机场当维修师，起初因工作辛苦想换岗，在父亲的开导下，他潜心钻研技术，十多年如一日深耕，最终成为机场技术骨干、高级工程师。在AI时代，许多重复性工作被替代，但高级技工、外科医生、针灸师、主厨等需要复杂技艺和人文关怀的职业，反而愈发吃香，而这一切的前提，都是笃志力行、爱一行精一行。

职务晋升重在“质”，讲究德才兼备、以德配位。仕途升迁从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，进步的“台阶”，需要过硬的本领作为“基石”。《资治通鉴》有云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一个人唯有德才兼备，“基石”厚实，才能稳稳踏上每一级台阶。反观部分干部，因“官念”错位，最终陷入贪腐泥潭、身败名裂，印证了“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”的古训。真正的政绩，写在百姓口碑里，而非表格数据中，正如焦裕禄，在兰考任职时间不长，却因一心为民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

生财增收认准“道”，这个“道”就是取财正道。一味追求“快钱”，总想“一夜暴富”，妄图靠歪门邪道敛财，终究会自食恶果。生财当分清“渔”与“鱼”，与其急于求成要“鱼”，不如耐心织网、研究“鱼汛”，靠勤劳与守法筑牢财富根基。现实中，有人利用职权贪腐敛财，有人靠财务造假骗取上市资格，这些“赚快钱”的行为，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。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唯有靠双手付出、坚守法律红线，挣来的财富才踏实安稳。

浮躁是时代给我们敲响的警钟，它不仅会毁掉个人的成长与发展，也会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转。当浮躁褪去，静下心来砥砺深耕，才能收获真正的成功。愿我们都能摒弃浮躁心态，守好初心、脚踏实地，在各自的领域稳步前行，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山还在那儿

□华霞云

去仙居那天，为了避开节假日蜂拥的人潮，我们起了个大早。天还黑着，人已经在缆车上。脚下黑乎乎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就觉得自己悬在半空，上不挨天，下不着地。我不得由攥紧扶手，眼睛盯着两山间一小块有点发亮的天。

这里真好，活脱脱一个天然氧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山气清凉，从嗓子眼一直舒服到脚后跟。

山一层一层往远处退，近的能看清石头上的裂纹，深的浅的，横的竖的，写满岁月的密码。远的就淡了，最尽头，只留薄薄的一层影子。

正看着，余光里有个橙色的点，在不远处的崖壁上，极小，一动不动。我没在意，许是哪棵树的叶子，太阳一照，颜色鲜亮些罢了。

日头渐高，我举着手机找角度，正对着远处的山影比画，忽然看见前头围了一圈人，都挤在栏杆边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往下看。

我也凑过去。什么也没看见，除了树，还是树。

人群慢慢散了。拍照的继续拍着山壁走，这会儿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扒着栏杆往下探。终于看见了。

只见一个人，腰里拴着绳，正在崖壁上慢慢挪。那一瞬间我呼吸都停了。他就那么悬着，上不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身后是空的，脚下也是空的，整个人在半空里微微地晃，像片叶子，可叶子没他那么让人揪心。

他一只手攥着绳，两只脚在石壁上探来探去，找能踩的地方。有时候整个人让树枝挡住了，看不见，过一会儿又从另一棵树旁边冒出来，还是悬着，还是晃悠悠的。

旁边有个举手机的年轻人，嘴里嘟囔：“天哪，这不要命吗？”他旁边那姑娘扯他袖子：“别拍了，怪吓人的。”年轻人没放下手机，可也没再说话。

我全部希望就系在一根绳索上，冒如此大的风险就是为那几个瓶子。

老金

□秦南鸣

轻深夜才回，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。老金不情不愿地给他开门，附带抱怨了几句。那人年轻气盛，老金也不是吃素的，两人先是吵，后来居然打了起来。老金被打得眼眶乌青，活像只熊猫。一把年纪了，看着都让人替他揪心。可没消停几天，院子里又重新响起了他那洪亮如钟的吼声。

奇怪的是，十多年来，老金从没请过假——感觉他一直都在。这事我从前从未细想，直到动笔写他，才突然意识到，就连春节也没见他离开过。每年我和家人从老家过年回来，都会给他捎些土特产，次次都能遇见他。

一直陪着他的，是他中风后嘴角有些歪斜的老伴。听老金说过，退休前他们夫妻俩都在地州上的厂矿上班。有一年，老伴突发中风，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，可他拿不出钱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半分犹豫，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，无论如何都要救。于是有了后面他拼了命向厂里借钱凑够手术费的事。

知道了这些，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老金夫妇会一起守着这扇大门。就连老金半夜跟人吵架，老太婆也会帮腔开骂，甚至有时候气势比他还凶。还有，老金的值班室里常常飘散

凡人志